全三國文/卷28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

卷27

全三國文卷二十八
魏二十八　清
烏程嚴可均校輯

卷29

↑ 返回《全三國文》

衞覬

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曹公辟爲司空掾，除茂陵令，再遷至尚書。魏國建，拜侍中。文帝卽王位，徙尚書，尋還漢朝爲侍郎。及受禪，復爲尚書，封陽吉亭侯。明帝時，進封閿鄉侯。卒，謚曰敬侯。

爲漢帝禪位魏王詔

朕在位三十有二載，遭天下蕩覆，幸賴宗廟之靈，危而復存。然仰瞻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數旣終，行運在乎曹氏。是吕前王旣樹神武之績，今王又光裕明德，吕應其期。是厤數昭明，亦可知矣。大人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故唐堯不私于厥子，而名播于無窮，朕羨而慕之。今其追踵堯典，禪位于魏王。〈袁宏《後漢紀》三十，又見《魏志・文紀》注。　案：《魏志・衞覬傳》云：「頃之還漢朝，勸贊禪代之義，爲文誥之詔。」是獻帝諸禪詔，皆衞覬作也。〉

乙卯冊詔魏王

惟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曰：咨爾魏王：夫命運否泰，依德升降，三代卜年，著于《春秋》，是㠯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由來尚矣。漢道陵遲，爲日已久。安、順已降，世失其序；沖、質短祚，三世無嗣；皇綱肇虧，帝典頹沮。暨于朕躬，天降之災，遭無妄厄運之會，值炎精幽昧之期。變興輦轂，禍由閹宦。董卓乘釁，惡甚澆、豷，劫遷省御、太僕、宮廟，遂使九州幅裂，彊敵虎爭，華夏鼎沸，蝮蛇塞路。當斯之時，尺土非復漢有，一夫豈復朕民？幸賴武王德膺符運，奮揚神武，芟夷凶暴，清定區夏，保乂皇家。今王纘承前緒，至德光昭，御衡不迷，布德優遠，聲教被四海，仁風扇鬼區。是㠯四方效珍，人神響應，天之厤數實在爾躬。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勛禪㠯天下；大禹有疏導之績，而重華禪㠯帝位。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加順靈祗，紹天明命，釐降二女，㠯嬪于魏，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音，奉皇帝璽綬。王其永君萬國，敬御天威，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敬之哉！〈《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壬戌冊詔魏王

皇帝問魏王：言遣宗奉庚申書到，所稱引，聞之。朕惟漢家世踰二十，年過四百，運周數終，行祚已訖，天心已移，兆民望絕，天之所廢，有自來矣。今大命有所底止，神器當歸聖德，違天不順，逆眾不祥。王其體有虞之盛德，應厤數之嘉會，是㠯禎祥告符，圖讖表錄，神人同應，受命咸宜。朕畏上帝，致位于王；天不可違，眾不可拒。且重華不逆堯命，大禹不辭舜位，若夫由、卷匹夫，不載聖籍，固非皇材帝器所當稱慕。今使音奉皇帝璽綬，王其陟帝位，無逆朕命，㠯祗奉天心焉。〈《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丁卯冊詔魏王

天訖漢祚，辰象著明，朕祗天命，致位于王。仍陳厤數于詔冊，喻符運于翰墨；神器不可㠯辭拒，皇位不可㠯謙讓。稽于天命，至于再三。且四海不可㠯一日曠主，萬幾不可㠯斯須無統。故建大業者不拘小節，知天命者不繫細物。是㠯舜受大業之命而無遜讓之辭，聖人達節，不亦遠乎！今使音奉皇帝璽書，王其欽承，㠯荅天下響應之望焉。〈《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庚午冊詔魏王

昔堯㠯配天之德，秉六合之重，猶覩厤運之數，移于有虞，委讓帝位，忽如遺跡。今天既訖我漢命，乃眷北顧，帝皇之業，實有大魏。朕守空名㠯竊古義，顧視前事，猶有慙德，而王遜位至于三四，朕用懼焉。夫不辭萬乘之位者，知命達節之數也。虞、夏之君，處之不疑，故勳烈垂于萬載，美名傳于無窮。今遣守尚書令侍中覬喻，王其速陟帝位，㠯順天人之心，副朕之大願。〈《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禪位冊

咨爾魏王：昔者帝堯禪位于虞舜，舜亦㠯命禹。天命不于常，惟歸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茲昏，羣凶肆逆，宇內顛
覆。賴武王神武，拯茲難于四方，惟清區夏，㠯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獲乂，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度克協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厤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君其祗順大禮，饗茲萬國，㠯肅承天命。〈《魏志・文帝紀》，又見袁宏《後漢紀》三十。〉

受禪表

維黃初元年冬十月辛未，皇帝受禪于漢氏。上稽儀極，下攷前訓，書契所錄帝王遺事，義莫顯于禪德，美莫盛于受終。故《書》陳「納于大麓」，《傳》稱「厤數□□□」。是㠯降世且二百，年歲三千，堯舜之事，復存于今，允皇代之上儀，帝者之高致也。故立斯表，㠯昭德□義焉。

皇帝體乾剛之懿姿，紹有虞之黃裔。九德既該，欽明文塞。齊光日月，材兼三極。及嗣位先皇，龍興饗國。撫柔烝民，化㠯醇德。崇在寬之政，邁愷悌之教；宣重光㠯照下，擬陽春㠯播惠。開禁倉，散滯積。冢臣□□□□□之錫，眾兆陪臺，蒙賙餼之養。興遺勳，繼絕世。廢忘之勞，獲金爵之賞；緇緇之孤，食舊德之祿。善無微而不旌，功無細而不□。□□戎士，哀矜庶獄。罷戍役，焚丹書。囹圄虛靜，外無曠夫。玄澤雲行，冈不沾渥。若夫覆載　　易，剛柔允宜。乾巛之德，陰陽□□□□□□類育物，奮庸造化之道，四時之功也；寬容淵嘿，恩洽羣黎，皇戲之質，堯舜之姿也；孜孜業業，邁德濟民，伯禹之勞□；□□□□，叡智神武，料敵用兵，殷湯之略，周發之明也。廣大配天地，茂德苞眾聖。鴻恩洽于區夏，仁聲播于八荒。雖象　　所□□□□□□和而來王。是㠯休

徵屢集，和氣烟熅。上降乾祉，下發巛珍。天關啟闡，四靈具臻。涌醴橫流，山見黃人。所㠯顯受命之□□，□□□之期運也。其餘甘露零于豐草，野蠶繭于茂樹，嘉禾神芝，奇禽靈獸，窮祥極瑞者，朞月之閒，蓋七百餘見。自金天㠯□□□□□嘉禪之降，未有若今之盛者也。是㠯漢氏覩厤數之去己，知神器之有歸，稽唐禪虞，紹天明命，釐嬪二女，欽授天位。皇帝謙退，讓德不嗣，至于再，至于三。于是羣公卿士，僉曰陛下聖德，懿侔兩儀，皇符昭晰，受命咸宜。且有熊之興，地出大螻；夏后承統，木榮冬敷；殷湯革命，白狼銜鉤；周武觀□，□□□□。方之今日，未足㠯喻。而猶㠯一至之慶，寵神當時，紹天卽祚，負依而治，況于大魏靈瑞若茲者乎？蓋天命不可㠯辭□，□□□□㠯意距，大統不可㠯久曠，萬國不可㠯乏主，宜順民神，速承天序。于是皇帝乃同思遷慮，肴觀庶徵，上在　　璣，筮之《周易》，卜㠯守龜，龜筮襲吉，五反靡違。乃覽公卿之議，順皇天之命，練吉日，□□□，□唐典之明憲，遵大鹿之遺訓。遂于繁昌築靈壇，設墳宮，　　圭璧，儲犧牲，延公矦、卿士、常伯、常任、納言、諸節、岳牧、邦君、虎□□□□匈奴南單于、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王矦君長之羣，入自旗門，咸旅于位。皇帝乃受天子之籍，冠通天，襲衮龍，穆穆皇皇，物有其容。上公策祝，燔燎棫樸，告類上帝，望秩五岳，煙于六宗，徧于羣神，□□□晏，祥風來臻。乃詔有司，大赦天下，改元正始。開皇綱，闡帝載，殊徽幟，革器械，脩廢官，班瑞節，同律量衡，更姓改物，勒崇垂鴻，創□作則，永保天祿，傳之冈極。〈碑本、《隸釋》十九。　案：唐韋絢錄《劉賓客嘉話》：「《魏受禪表》，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絕。」今據聞人牟準《魏敬矦碑陰》，則《受禪表》衛覬撰竝書。牟準去魏未遠，語尤可信也。」〉

請恤凋匱罷役務疏

夫變情厲性，彊所不能；人臣言之卽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于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于貍鼠。臣㠯爲不然。昔漢文之時，諸矦彊大，賈誼累息，㠯爲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于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㠯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烟，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于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縟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竝用籌策，

計校府庫，量入爲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由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㠯餐玉屑，故立仙掌㠯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于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于露而空設之；不益于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魏志・衞覬傳》。〉

公卿將軍奏上尊號

相國安樂鄉矦臣歆、太尉都亭矦臣詡、御史大夫安陵亭矦臣朗、使持節行都督督軍車騎將軍□□臣仁、輔國將軍清苑鄉矦臣若、虎牙將軍南昌亭矦臣輔、輕車將軍都亭矦臣忠、冠軍將軍好畤鄉矦臣秋、渡遼將軍都亭矦臣柔、衞將軍國明亭矦臣洪、使持節行都督督軍鎭西將軍東鄉矦臣眞、使持節行都督督軍領楊州刺史征東將軍安陽鄉矦臣休、使持節行都督督軍征南將軍平陵亭矦臣尚、使持節行都督督軍徐州刺史鎭東將軍武安鄉矦臣霸、使持節左將軍中鄉矦臣郃、使持節右將軍建鄉矦臣晃、使持節前將軍都鄉矦臣遼、使持節後將軍華鄉矦臣靈、匈奴南單于臣泉、奉常臣貞、郎中令臣洽、衞尉安國亭矦臣昱、太僕臣夔、大理東武亭矦臣繇、大農臣霸、少府臣林、督軍御史將作大匠千秋亭矦臣照、中領軍中陽鄉矦臣楙、中護軍臣陟、屯騎校尉都亭矦臣祖、長水校尉關內矦臣淩、步兵校尉關內矦臣福、射聲校尉關內矦臣質、振威將軍涅鄉亭矦臣題、征虜將軍都亭矦臣觸、振武將軍尉猛亭矦臣當、忠義將軍樂鄉亭矦臣生、建節將軍平樂亭矦臣圃、安眾將軍元就亭矦臣神、翼衞將軍都亭矦臣衛、討夷將軍成遷亭矦臣愼、懷遠將軍關內矦臣巽、綏邊將軍常樂亭矦臣俊、安夷將軍高梁亭矦臣昺、奮武將軍長安亭矦臣豐、武衞將軍安昌亭矦臣褚等稽首言：

臣等前上言，漢帝奉天命㠯固禪，羣臣因天命㠯固請，陛下違天命㠯固辭，臣等頑愚，猶知其不可，況神祇之心乎！宜蒙納許，㠯福海內欣戴之望。而丁卯制書詔臣等曰：「㠯德則孤不足，㠯時則虜未滅，若㠯羣賢之靈，得保首領，終君魏國，于孤足矣。若孤者，胡足㠯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先王聖德遺慶，孤何有焉？是㠯未敢聞命。」臣等伏讀詔書，於邑益甚。臣等聞《易》稱「聖人奉天時」，而《論》曰：「君子畏天命。」天命有去就，然後帝者有禪代。是㠯唐之禪虞，命㠯在爾；虞之順唐，謂之受終。堯知天命去已，故不得不禪；舜知厤數在躬，故不敢不受。不得不禪，奉天時也；不敢不受，畏天命也。漢朝雖承委末陵遲之餘，猶務奉天命㠯則堯道，是㠯願禪帝位而歸二女。陛下正于大魏受命之初，抑虞夏之達節，尚延陵之讓體，所枉者大，所直者小；所詳者輕，所略者重。中人凡士，猶爲陛下陋之。歿者有靈，則重華必忿憤于蒼梧之神墓，大夏必鬱邑于會稽之山陰，武王必不悅于高陵之玄宮矣。是㠯臣等敢㠯死請。且漢政在奄

宦，祿去帝室七世矣，遂集矢石于其宮殿，而二京爲之丘虛。當此之時，四海蕩覆，天下分崩。武王親衣甲而冠冑，沐雨而櫛風，爲民請命，則活萬國；爲世撥亂，則致升平。鳩民而立長，築官而置吏，元元無過罔于前葉，而始有造于華裔。陛下卽位，光昭文德，㠯翊武功；勤恤民隱，視之如傷：懼者寘之，勞者休之；寒者㠯煖，飢者㠯充；遠人㠯德服，寇敵㠯恩降。邁恩種德，光被四表。稽古篤睦，茂于放勳；網漏吞舟，裕于周文。是㠯布政未朞，人神竝和。皇天則降甘露而臻四靈，后土則挺芝草而吐醴泉。虎豹鹿菟，咸素其色；雉鳩燕爵，亦白其羽。連理之木，同心之瓜，五采之魚，珍祥瑞物，雜遝于其閒者，無不畢備。古人有言：「微禹，吾其魚乎！」微大魏，則臣等之白骨旣交橫于曠野矣。伏省羣臣內外前後章奏，所㠯陳敘陛下之符命者，莫不條河洛之圖書，授天地之瑞應，因漢朝之款誠，宣萬方之景附，可謂信矣著矣，□矣裕矣，高矣丘矣，三王無㠯及，五帝無㠯加。民命之懸于魏邦，民心之素于魏政，卅有餘年矣。此乃千世時至之會，萬載壹遇之秋。達節廣度，宜昭于斯際；拘攣狹行，不施于此時。久稽天命，罪在臣等。輒營壇場，具禮儀，擇吉日，口昭告昊天上帝，秩羣神之禮；須禋祭畢，會羣寮于朝堂，議年號正朔服色當所㠯施行。臣謹拜表朝堂。臣歆、臣詡、臣朗、臣仁、臣若、臣輔、臣忠、臣秋、臣柔、臣洪、臣眞、臣休、臣尚、臣霸、臣郃，臣晃、臣遼、臣靈、臣泉、臣貞、臣洽、臣昱、臣夔、臣繇、臣霸、臣林、臣照、臣楙、臣陟、臣祖、臣淩、臣福、臣質、臣題、臣觸、臣當、臣生、臣圃、臣神、臣衛、臣愼、臣巽、臣俊、臣昺、臣豐、臣褚，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碑本，《隸釋》十九，《魏志・文帝紀》引《獻帝傳》。　案：《古文苑》閒人牟準《魏敬侯碑陰》，言「羣上尊號奏，衛覬撰，鍾繇書」。〉

奏請置律博士

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敎授。〈《魏志・衛覬傳》，又見《晉書・刑法志》，《通典》一百六十三。〉

奏論賜謚

舊制，諸王及列侯薨，無少長皆賜謚。古之有謚，隨行美惡，非所㠯優之；又次㠯明識昭穆，使不錯亂也。臣㠯爲諸侯王及王子諸公侯薨，可隨行跡賜謚；其列侯始有功勞，可一切賜謚；至于襲封者，則不賜謚。〈《通典》一百四。〉

關西議

西方諸將，皆豎夫崛起，無雄天下意，苟安樂目前而已。今國家厚加爵號，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憂爲變也，宜爲後圖。若㠯兵入關中，當討張魯。魯在深山，道徑不通，彼必疑之；一相驚動，地險眾彊，殆難爲慮！〈《魏志・衞覬傳》注引《魏書》：「司隸校尉鍾繇求㠯三千兵入關外，託討張魯，內㠯脅取質任，太祖使荀彧問覬，覬㠯爲云云。或㠯覬呈太祖，太祖初善之，而㠯繇自典其任，遂從繇議。」〉

與荀彧書

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密，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㠯自業，諸將各競招懷，㠯爲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喪亂㠯來放散，今宜如舊，置使者監賣，㠯其直益市犁牛。若有歸民，㠯供給之。勤耕積粟，㠯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㠯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魏志・衞覬傳》，又見《晉書・食貨志》。〉

西嶽華山亭碑

惟光和元年，歲在戊午，名曰咸池，季冬己巳，弘農太守河南河南樊君諱毅字仲德下車之初，恭肅神祀西嶽至尊。詔書奉祠，躬親自往。省從勞謙，卽事有漸。散齋　　亭，齋室逼窄。郡縣官屬，瀼齋無處。尊卑錯　，精誠不固。畏天之威，逢斯癉怒。時雨不興，甘澍弗布。念存黔首，懼闕曠素。于是與令巴郡朐忍先讜公謀，圖議繕故。斷度掃廓，立室異處。左右趣之，莫不競慕。二年正月已卯興就，旣成有亢，休嘉啟寤。各得竭情，福祿是顧。刻茲碑號，吏卒俠路。其辭曰：

巖巖西嶽，五鎭次宗。緒德之尊，大　　優隆。皇帝永思，祀典孔明。高神肜宴，珪璧贊通。赫赫在上，㠯畜萬邦。惟嶽降神，實生羣公。卿士百辟，纘業攸蒙。帝命不違，歲事報功。后辟命卿，散齋外亭。敬恭明祀，㠯奉皇靈。處所逼窄，屑窣有聲。神樂其靜，翛翬無形。尊卑有序，絜心致誠。因繕舊室，整頓端平。在其板屋，孰不加精？天人同道，萬祚是迎。旣受帝祉，延于後生。爲龍爲光，顯人王庭。爲公爲侯，福祿來成。刻石紀號，永亨利貞。

府丞勃海劉固叔長、功曹史楊儒尋先、主簿湖馗伯馮、工曹掾楊基伯載、史陝許禮文化、縣丞隴西彭和伯怡、左尉隴西甄璆叔曼，臨典者門下掾□瑗伯先、主記史柏覽文進、戶曹掾魏嘗威、長史田胳文祖、將作掾曹鑒孔明、任就幼成、史吳武丙昌。〈《隸釋》。《古文苑》㠯爲衡覬作。〉

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狀碑

光和二年十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弘農太守臣毅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毅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文書，臣㠯去元年十一月到官，其十二月奉祠西嶽　　山，省視廟舍，及齋衣祭器，率皆久遠有垢。故魯不修大室，《春秋》作譏。臣㠯神嶽至尊，宜加恭肅，輒遣行事荀斑與　　陰令先讜㠯漸繕治。成就之後，仍雨甘雪，灑潤宿麥，惠滋黎庶。臣卽日㠯詔書齋祠，雪未消澤，時日清和，神歡民喜，誠聖朝勞神日昊，廣被四表，覆毓之德，神人被施，遐邇大小，莫不幸甚！臣毅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讜又書言：縣當孔道，加奉尊嶽，一歲四祠，養牲百日，常當充肥，用穀橐三千餘斛。或有請雨齋禱，役費兼倍。每被詔書，調發無差。山高聽下，恐近廟小民，不堪役賦，有飢寒之窘，違宗神之敬。乞差諸賦，復華下十里㠯內民租田口筭，㠯寵神靈，廣祈多福，隆中興之祚。臣輒聽行，盡力奉宣詔書，思惟惠利，增異復上。臣毅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掾臣條屬臣淮、書佐臣謀，弘農太守上祠西嶽，乞縣賦發差復　　下十里㠯內民租田口筭狀。〈《隸釋》二。　案：聞人牟準《衡敬侯碑陰文》㠯此爲衡覬作。〉

漢金城太守殷華碑

君諱華，字叔時，上郡定陽人，大匠君之子也。其先出自有殷，因國定氏，不改其號。聖哲玄流，至君而懿。幼膺瓊蘭之美，長有沖邈之志。敦《詩》閱《禮》，韜韣竹賁；誕循前業，守㠯恪恭。仕歷州郡，忠諤有閒，其大操也。耽耽虎視，龍變不羈。故能雄傑于幷域，聲班于上京。察何孝廉貢，除郎中、左馮翊丞，協宣文物。公事知州，譽茂才、宛丘令，崇行寬猛，示之禮禁，褒延庠校，政㠯惠和。三載陟隕，邪臨金城。郡鄣羌虜，避難遷移，役兼民匱，室如懸罄。乃敷權略，獎厲信，獫狁率服，不敢窺踰。兵戢而時動，因省獵㠯習義。興利弭患，順其所樂，開通狹道，造作傳館，吏士咸悅，不勞而勸，是㠯縉紳之徒，譚講雅誦。釋軍旅之犀革，陳俎豆于泮宮。其艾檐軨，旌顯才良，咨量三壽，賞刑不僭。邦場密靜，歲時豐登，耆叟擊壤，童齔謳譟。功庸顯列，當升寵祚，　　不耆德，景命失靈。㠯光和元年九月乙酉卒官。生有嘉休，終則鼎銘。于是

故吏邊竺、江英、韓遂等追送遐丘，刊石勒勛。其辭曰：

於惟明后，懷德握醇。昆台之耀，秀出不羣。文昭有毅，武烈能仁。含舒憲墨，㠯育生民。乘紀東壤，西國著勛。身沒名流，載世常存。古之遺老，非此孰云。于爾臣恩，續其臭芬。〈《古文苑》㠯此碑屬酈炎，注云「一作衞覬」，章樵云「作衞覬是」。　案：酈元炎㠯熹平六年死，碑言光和元年，乃次年也。〉

大饗碑

惟延康元年八月旬有八日辛未，魏王龍興踐阼，規恢鴻業；構亮皇基，萬挹統世。忿吳夷之凶暴，滅蜀虜之僭逆。於赫斯怒，順天致罰。奮虓　之校，　猛銳之卒。爰整六軍，率匈奴暨單于、烏桓、鮮卑引弓之類，持戟百萬，控弦千隊。玄甲曜野，華旗蔽日。天動雷震，星流電發。戎備素辨，役不更藉。農夫安疇，商不變肆。是㠯士有拊譟之讙，民懷惠康之德。皇恩所漸，無遠不至；武師所加，無彊不服。故寬令西飛，則蜀將東馳；六旆南徂，則吳黨委質。二虜震驚，魚爛陼潰。將氾自三江之流，方軌邛來之阪，斬吳夷㠯染鉞，血蜀虜㠯釁鼓。曜天威于遐裔，復九圻之疆寓。除生民之災孽，去聖皇之宿憤。次于舊邑，觀釁而動，築壇壝之宮，置表著之位，大饗六軍，爰及譙縣父老男女。臨饗之日，陳兵清除，慶雲垂覆，乃備　禦，整法駕。設天宮之列衞，乘金華之鸞路。達升龍于太常，張天狼之威弧。千乘風舉，萬騎龍驤。威靈之飾，震曜康衢。既登高壇，蔭九增之華蓋，處流蘇之幄坐；陳旅酬之高會，行無算之酣飲。旨酒波流，肴烝陵積。瞽師設縣，金奏讚樂。六變既畢，乃陳祕戲：巴俞丸劒，奇舞麗倒；衝夾踰鋒，上索蹻高。舩鼎緣橦，舞輪擿鏡。騁狗逐兔，戲馬立騎之妙技；白虎青鹿，辟非辟邪，魚龍靈龜，國鎮之怪獸，瓌變屈出，異巧神化。自卿校將守㠯下，下及陪臺隸圄，莫不歆淫宴喜，咸懷醉飽。雖夏啟均臺之饗，周成岐陽之獀，高祖邑中之會，光武舊里之宴，何㠯尚茲！是㠯刊石立銘，光示來葉。其辭曰：

赫王師，征南裔。奮靈威，震天外。吳夷懾，蜀虜竄。區夏清，八荒艾。幸舊挹，設高會。皇德洽，洪恩邁。刊金石，光萬世。〈《隸釋》十九。　案：聞人牟準《魏敬侯碑陰》云：「《大饗碑》，衞覬文竝書。」《天下碑錄》引《圖經》云：「曹子建文，鍾繇書。」疑《圖經》之言非也。《隸釋》四又有《大饗殘碑》，云「繇文爲書」。則《大饗》非一碑，當㠯《碑陰》爲實。〉

聞人牟準〈附〉

牟準爵里未詳。〈案：牟準不見于傳記。據《碑陰》言「故吏門主」，則去衛覬未遠也。又言「所著述、注解、故訓及文筆等甚多，皆㠯失墜」。攷衛覬仕漢入魏，卒于明帝時，子衛瓘仕魏入晉，至惠帝永平初，家世烜赫，何至失墜？此必賈后矯詔殺害後之言也。牟準非魏人，亦非晉武時人，姑附此俟攷。〉

魏敬侯衛覬碑陰文

敬侯所葬之先域，城惟解梁，地卽邬首。山對靈足，谷當猗□。勢高而趣幽，形垣而背阜。鑿室而可㠯蔽藏，不墳而所冀速朽。珍琦素白而靡尚，衣服隨時而則有。故吏述德于隧前，門生紀言于碑後。白季居亭而已治，詹嘉在主而可友。處高攄之厚地，將秭億而永久。所著述、注解、故訓及文筆等甚多，皆已失墜。所著《孝經》《固而》《倉頡冢碑》大篆書在左馮翊利陽亭南道旁，及《華山下亭碑增算狀》；《殷叔時碑》、《魏大饗碑》、《羣臣上尊號奏》及《受禪石表》文，竝在許繁昌；《尊號奏鍾元常書》，《受禪表》，覬竝金針八分書也。太祖、文帝等臨詔令、雜駁議、上封事一百餘條，《誡子》等散在人閒，及碑石可見；樹碑人郡國縣道姓名，具如于後。〈《古文苑》。〉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二十八終

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

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